

我国医药制造业实际税负差异及变化趋势

——基于上市公司财务数据

杨友孝, 凌菲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经济贸易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选取 145 家我国医药制造上市公司 2009~2014 年的相关数据,采用一种基于多期现金流量数据的新的实际税负指标(ETR)来衡量我国医药制造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水平的行业差异、区域差异和变化趋势。研究表明:(1)从细分行业来看,中药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水平最高,而医疗器械制造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水平最低;(2)从不同区域来看,中部地区的医药制造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水平最高,而东部沿海地区的医药制造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水平最低;(3)从实际税负变化趋势来看,我国医药制造上市公司的总体实际税负水平近几年降幅收窄并有上升趋势。

关键词:医药制造业;税负差异;变化趋势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9102(2017)03-0111-10

Study on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variation trend of effective tax burden of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Based on financial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Yang Youxiao, Ling Fei

(School of Economics & Trad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Relevant data ,from 145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from 2009 to 2014, was selected, a new indicator of effective tax burden (ETR) was adopted, which based on long-time cash flow data to measure the effective tax burden of these selected companies,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was analyzed between specific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 different regions and its variation trend. It shows that (1) from specific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sted companies have the highest ETR, while medic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limited companies have the lowest; (2) from different regions, those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central regions have the highest ETR, while those companies in the eastern coastal regions have the lowest; (3) from variation trend, recently the pace of decline in the general ETR of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has narrowed with an upward trend.

Keywords: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differentiation tax burden; variation trend

医药制造业是医药产业的传统主业,其发展状况足以影响整个产业的发展。“十一五”期间,医药制造业迅猛发展,其中有三年的利润总额增长率高于 30%,2007 年竟高达 56.03%!然而,“十二五”以来,我国

收稿日期:2017-03-2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573058)

通信作者:杨友孝(1960-),男,湖南汉寿常德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管理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E-mail: yangyouxiao@sina.com

医药制造业发展速度有所放缓,规模以上医药制造企业的利润总额增长率从2010年的33.92%逐年下降到2014年的11.71%,而营业利润率也从2010年的11.82%逐年下降到2014年的9.97%^①.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型升级阶段,传统制造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如何借助于战略转型增强技术创新能力,走出以仿制药为主业的传统医药制造企业利润空间进一步萎缩甚至亏损的困境;如何具备足够的留存收益和优秀的人才用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促进医药制造业更好地与时俱进,并不断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都需要对医药制造企业的税负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税负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关系国计民生最尖锐、最敏感的问题之一,税负的合理与否不仅关系到国家能集中多少财力,而且涉及到企业的生存发展,更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税负的研究角度通常分为宏观税负和微观税负.目前宏观税负的研究比较深入,微观税负的研究则略显不足,而处于宏微观之间的产业和区域尺度的研究,一直未能受到充分重视.为此,本文以我国医药制造上市公司为代表来研究医药制造业实际税负水平的行业和区域差异及变化趋势,对弥补这一问题将会有所裨益.实际税负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行业的发展,过高意味着企业用于再生产和技术创新的留存收益不足,会放慢行业发展的脚步;过低则会影响财政收入的实现,进而影响公共产品的供给,无法满足行业所需的公共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需求,也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实际税负水平的区域差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样深远,保持适度合理的区域税负水平差异有助于区域协调发展和区际公平.而我国近几年医药制造业的发展速度明显放缓,其实际税负水平变化趋势是否有利于企业成长,同样值得深入分析研究.

1 度量方法的文献回顾

我国对医药制造业征收的主要税种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2014年,来自我国医药制造业的增值税税收收入为6 680 441万元,占医药制造业全部税收收入的62.9%,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为2 321 879万元,占医药制造业全部税收收入的21.9%^②.但这并不是医药制造业的全部税负,除此之外,还包括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契税、耕地占用税、印花税、营业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消费税等.

企业实际税负是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实际承担的税负,通常以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实纳税额与其实际收益的比率来表示,即实际税率(ETR).由于我国医药制造业全行业的税收与经营数据难以准确获取,故本文以我国医药制造上市公司为代表,以其公开的财务报表数据为依据,衡量其实际税负水平,并借此反映我国医药制造业的行业税负水平.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都对企业实际税负的计量方法进行了研究.Fullerton很早就以上一年的税费与上一年的所得之比为实际税率^[1].后来的学者们根据这一定义发展出了各种衡量企业实际税负水平的指标,大致分为3类:

1)直接利用财务报表数据的ETR计量,即不对所得税费用和分母项调整的前提下,直接以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和利润项目估计ETR.王昉采用上市公司5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所得税费用与平均税前利润总额的比率计算平均的实际税率^[2].但由于利润表中披露的所得税费用包括对递延所得税项目的调整,并非企业实际缴纳的所得税金额,当企业递延所得税负债与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分布有较大差异时,估计的ETR可能会有偏差^[3].

2)调整的ETR计量,即在计算ETR时考虑了递延所得税项目的影响.王延明将所得税费用减去当期递延所得税变化额作为分子,并将分母的税前会计所得调整为了应纳税所得来计算ETR^[4].陈娟在计算ETR时,分子考虑了递延所得税项目的影响,同时把税前利润进行调整后作为分母(调整后税前利润=税前利润+财务费用+资产减值损失-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投资收益)^[5].刘行等在考虑金融发展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时构建的4个指标中除了第一个指标属于上述第一类外,其余3个指标均属于该类^[6].

3)基于现金流量表信息的调整ETR计量.Dyregg等人提出了基于现金流量数据的多期ETR计量,以

①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近15年的数据整理,所得我国医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率和利润率的变动情况,分别以2007年和2010年为分水岭,表现出先升后降的过程.

② 根据《中国税务年鉴(2015)》数据整理.

支付的现金税款作为企业缴纳所得税金额的替代变量.通过将多期的所得税费用和税前会计利润汇总计算 ETR,能较好地消除税款扣减和递延税的影响并注意到经营亏损跨期弥补问题^[7].Hanlon 等人也运用了现金实际税率来衡量公司实际税负,避免了公司税收应急储备对其实际承担税负的夸大^[8].吴祖光等认为现金流量表提供了会计期间企业实际支付的各项税费和收到的税费返还信息,是构建税负计量指标最可靠的信息^[9].刘骏等人所建立的基于企业税费现金流的企业税负指标实际上是将企业税负主体的流转税纳入企业税负范围^[10].

综上所述,国外比国内更早地从现金流量的层面对企业实际税负进行研究,其中,对于现金实际税率的计算,分子都是根据企业现金流量表中的税费支付与返还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但对于分母的选择,刘骏等人用的是营业收入,国外学者往往是以税前利润作为分母.理论上说,税前利润反映企业实际收益,将此作为分母计算现金实际税率,更能反映企业实际税负水平,因为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税收的一般理论,税费征收对象都应该是剩余价值,即弥补了物质成本和支付了劳动力工资之后的利润^[11].然而,由于国家税制的不同,像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国家主要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财务报表中的税前利润基本上是尚未扣除任何税费的利润.相反,我国目前还是以流转税为主体,间接税比重比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要高得多,财务报表中的利润总额仅仅是还没缴纳所得税的利润,实际上已经扣除了“营业税金及附加”以及包含在管理费用中的印花税、房产税、车船税、土地使用税等税费,且增值税属于价外税,在利润总额中也无法体现,但增值税在税费净现金流出额中的比重往往都很高.因此,在我国的税制体系下,以营业收入或利润总额作为分母计算的现金实际税率似乎都难以反映公司的实际税负水平.

另外,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企业实际税负时,往往仅考虑企业所得税的负担,而默认增值税完全由消费者承担,由此得出的结论与企业真实的实际税负水平相差较大.税负转嫁与归宿理论表明:商品的税负能否转嫁以及转嫁多少,主要取决于商品供求弹性的比例关系.一般情况下,增值税税负由企业和消费者共同承担,只有在供给完全弹性或需求完全无弹性的极端情况下,才由消费者负担全部增值税^[12].为更好地反映企业真实的实际税负水平,本文在计算企业现金实际税率时,不仅仅考虑企业所得税,还考虑了由企业负担的包括部分增值税在内的其他全部税费.

2 指标的建立和样本的选取

2.1 指标的建立

在 Dyreng 等人基于现金流量数据的多期 ETR 计量公式^①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了一个新的实际税负衡量指标:ETR=6 年税费净现金流出额之和×(1-增值税税收比例×增值税税负转出比例)/[6 年税费净现金流出额之和×(1-增值税税收比例×增值税税负转出比例)+6 年净利润之和].其中,税费净现金流出额=支付的各项税费-收到的税费与返还;增值税税收比例=增值税税收收入/全部税收收入,该比例统一参考 2010~2015 年《中国税务年鉴》中医药制造业 2009~2014 年的增值税税收收入占该行业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即按 64%作为我国医药制造上市公司的增值税税收比例;增值税税负转出比例是指由纳税企业以外的企业或个人承担的增值税占由纳税企业上缴的增值税总额的比重,该比例统一参考毛利平关于相关行业的消费者的增值税税收负担比例,这里取 50%^②^[13].按我国税法规定,纳税人在某一纳税年度发生亏损,准予用以后 5 年内进行年度的应纳税所得弥补.本文以 6 年作为衡量公司平均实际税率 ETR 的时间长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经营亏损跨期弥补和递延税对税负计量准确性的影响,而且采取多期计量模式可以有效避免由于计算单一年度税负导致的公司每年税负水平波动过大等问题.该实际税负衡量指

①
$$\text{CASHETR}_i = \frac{\sum_{t=1}^N \text{CTP}_{it}}{\sum_{t=1}^N (\text{PI} - \text{SI})_{it}}$$
 其中,CTP 为现金支付的税款,PI 为税前账面利润,SI 为特殊项目盈余,N 表示计算期的长度.

② 由于行业的分类不同,毛利平并没有单独计算医药制造业的增值税税收负担比例,而是将有关医疗保健的消费项目分别归于食品饮料制造及烟草制品业、机械制造业和化学工业中,由消费者负担增值税比例分别为 52%,53%,49%,可以看出这些行业消费者和生产者承担的税负差不多.为方便计算,本文选择 50%作为医药制造业的增值税税负转出比例.

标的分子为公司6个连续会计年度实际支付并承担的费用,分母为公司6个连续会计年度实际支付并承担的税费加上净利润,相当于尚未扣除任何税费的“税前利润”,其实质是根据我国的税制结构,对 Dyreng 等人的多期 ETR 计量公式的调整。

2.2 样本的选取

为保证数据的真实可靠,本文在该部分所选取的样本均来自我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公布的相关数据,同时考虑到资料收集的有效性,采用同花顺行业板块分类,整理出属于医药制造业的四个细分行业,包括化学制药、生物制品、中药以及医疗器械服务中的医疗器械制造。在这些行业板块中,先选取 2009~2014 年相关数据无缺失的全部上市公司 163 家,并在计算 ETR 时剔除下列公司的数据:(1)6 年税费净现金流出额之和 ≤ 0 或 6 年净利润之和 ≤ 0 的公司;(2)ETR 处于极端水平(≤ 0 或 ≥ 1)的公司。最终选取的所有符合条件的医药制造上市公司共 145 家,其中化学制药 50 家,生物制品 25 家,中药 51 家,医疗器械制造 19 家。

3 数据分析

3.1 总体实际税负统计概况

按照本文建立的实际税负衡量指标计算的 145 家医药制造上市公司的 ETR 平均值为 35.95%,最高为 93.36%,最低为 0.96%。通过制作区间分布图,可知大部分公司的 ETR 位于 20%~50%之间,其中 ETR 位于 20%~30%区间的公司最多,有 40 家,占全部样本的 27.59%;有 35 家公司的 ETR 位于 40%~50%区间,27 家公司的 ETR 位于 30%~40%区间;ETR 低于 10%的公司有 5 家,而 ETR 高于 70%的公司有 6 家,占 2.86%(图 1)。另外,可以得到 ETR 高于 50%的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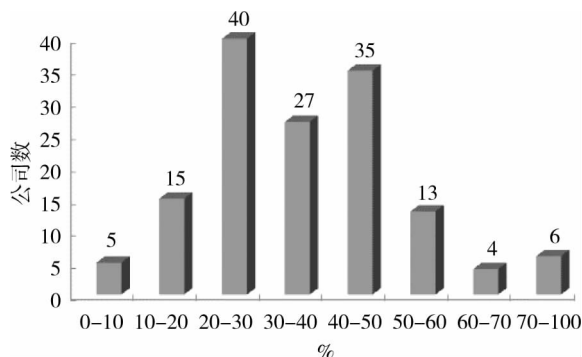


图 1 我国医药制造上市公司 ETR 区间分布图

司有 23 家,占 15.86%,说明有 15.86%的医药制造上市公司,在它们所实现的全部税前利润中,有一半以上的利润要以税费形式上交国家,留给公司自己的利润不足一半。

3.2 实际税负的行业差异

本文进一步将医药制造上市公司按行业分为中药、化学制药、生物制品、医疗器械制造行业 4 类进行分析。从统计概况可以发现,中药上市公司的 ETR 平均值高达 40.64%,是唯一 ETR 平均值高于 40%的医药制造细分行业;化学制药上市公司的 ETR 平均值为 36.73%,而生物制品和医疗器械制造上市公司的 ETR 平均值均低于医药制造业总体 ETR 平均值,其中医疗器械制造上市公司的 ETR 平均值最低,仅为 25.29%,比医药制造上市公司总体 ETR 平均值低 10%以上。从极值和标准差的情况来看,ETR 最高和最低的公司都在化学制药行业,且该行业上市公司的 ETR 标准差高达 20.68%,说明化学制药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差异较大;而医疗器械制造上市公司的 ETR 极差最小,且 ETR 标准差也非常小,仅为 8.21%,说明医疗器械制造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差异不大(表 1)。

表 1 医药制造各细分行业上市公司 ETR 统计概况

行业	公司数/个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中药	51	40.64	89.92	12.78	12.51
化学制药	50	36.73	93.36	0.96	20.68
生物制品	25	32.89	74.16	7.24	17.00
医疗器械制造	19	25.29	40.59	7.55	8.21
医药制造业	145	35.95	93.36	0.96	16.76

从各细分行业 ETR 区间分布图(图 2)可以看出,中药上市公司中 ETR 位于 40%~50%区间的公司最多,高达 19 家,有 11 家公司的 ETR 位于 40%~50%区间,而 ETR 低于 20%的公司只有 1 家,ETR 高于 70%的公司也只有 1 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ETR 高于 50%的公司有 10 家,ETR 高于 60%的公司有 3 家。

由本文建立的实际税负衡量指标可以得出,当公司6年负担的税费大于净利润时,ETR就会高于50%;当公司6年负担的税费大于净利润的1.5倍时,ETR就会高于60%;而当ETR高于70%时,意味着公司6年负担的税费已经超过公司净利润的2倍了.由图2中得知,6年负担的税费大于净利润的中药上市公司占19.61%,即有19.61%的中药上市公司用它们实现的超过一半的利润缴纳税费,而留给公司自己的利润不到一半.造成中药上市公司平均实际税负水平高于其他3个细分行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不少中药公司需要大量购进与制作中药相关的农产品原材料,而我国税法规定:对于购进的农产品,除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外,按照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13%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这一规定使得中药公司收购的中药原材料大多只能按13%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用于抵扣增值税销项税额,而中药上市公司普遍适用17%的增值税税率,因此而产生的税率差会导致中药上市公司的增值税税负增加,进而导致中药上市公司的平均实际税负水平偏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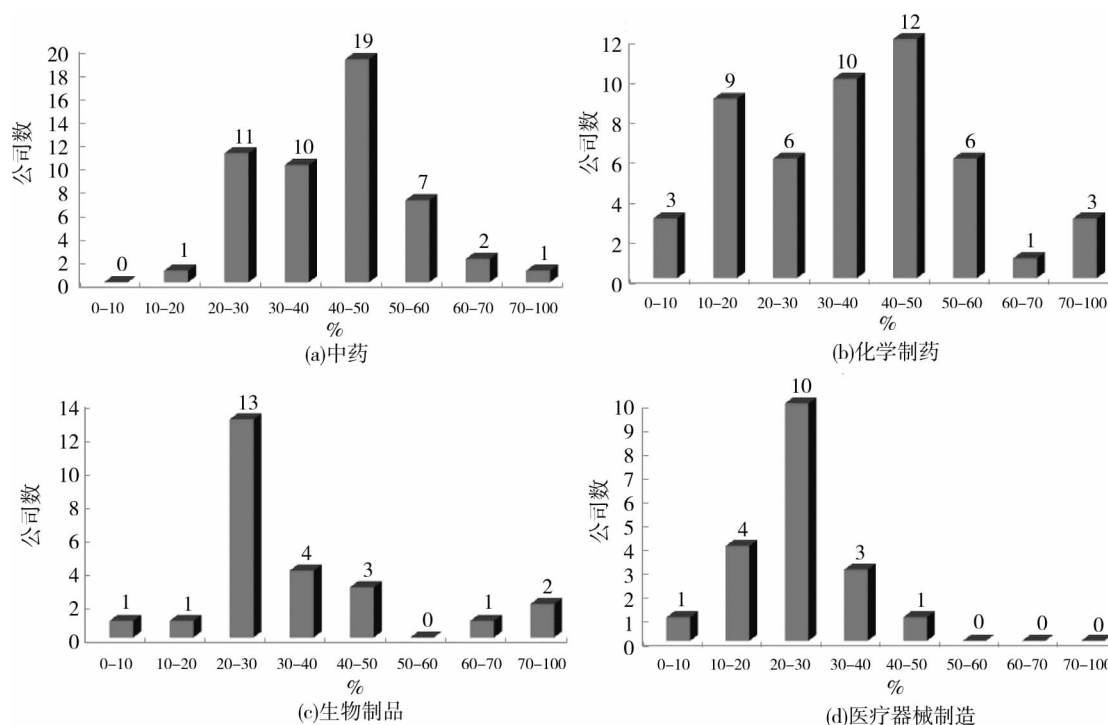


图2 医药制造各细分行业上市公司 ETR 区间分布图

化学制药上市公司的 ETR 分布比较分散,其中 ETR 位于 40%~50% 的公司数量最多,高达 12 家,ETR 位于 30%~40% 的公司数量有 10 家;而 ETR 低于 20% 的公司高达 12 家,远高于其他三个细分行业的相应比例,说明化学制药上市公司中有不少公司的实际税负水平较低.但是,ETR 高于 70% 的公司有 3 家,说明这 3 家公司 6 年负担的税费超过公司净利润的 2 倍,实际税负非常重.另外,ETR 高于 50% 的化学制药上市公司有 10 家,高于其他 3 个细分行业的相应比例.因此,从化学制药上市公司的 ETR 分布可以看出,该行业的实际税负差异较大.

生物制品上市公司的 ETR 分布比较集中,高达 13 家的生物制品上市公司的 ETR 位于 20%~30% 区间,这就导致该行业上市公司的 ETR 平均值比中药和化学制药上市公司低.造成生物制品上市公司实际税负水平普遍较低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来自税法的 2 条规定: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的用微生物等制成的符合规定的生物制品,可选择按照简易方法依照 6% (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降为 3%) 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①;自 2012 年 7 月 1 日起,药品经营企业销售生物制品,这一税率下降到了

① 该规定出自《关于部分货物适用增值税低税率和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9号),之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征收率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57号)进一步将该规定中的增值税征收率由 6% 调整为 3%.由于本文统计的是 2009~2014 年的数据,故选择未调整之前的 6% 征收率进行解释.

3%^②。对于生物制品企业销售自产生物制品的,可以按照6%征收率缴税,这相对于增值税基本税率17%要低得多,而对于生物制品企业的下游药品经营企业在销售生物制品时,可以选择3%征收率,这就使得生物制品产业链上企业的增值税税负较轻。造成生物制品上市公司实际税负水平普遍较低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医药生物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而医药生物技术领域里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都可以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从本文抽样的25家生物制品上市公司来看,基本上都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因此,可以按15%的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由以上分析可知,采用增值税征收率和享受企业所得税税率优惠这两个主要原因,共同降低了生物制品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水平。

医疗器械制造上市公司的ETR平均值是4个行业之中最低的,其ETR主要集中在20%~30%区间,且最高ETR仅为40.59%,远低于其他3个细分行业的最高ETR,可以看出医疗器械制造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水平对于公司本身来说是比较理想的,因为有更多的利润用于公司发展。医疗器械制造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水平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能在于,与其他医药制造行业相比,该行业享受出口退税优惠政策的公司较多,在本文统计的19个医疗器械制造上市公司中,有约11家公司享受了出口退税优惠政策,而出口货物退(免)税的规定使得这些公司的国内税负较轻。医疗器械制造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水平偏低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和上述生物制品行业一样,高新医疗器械领域也是国家重点支持的领域,而这19家医疗器械制造上市公司基本都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以上两个主要原因造成医疗器械制造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较轻。

3.3 实际税负的区域差异

根据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板块的划分标准与国家“十一五”规划中八大综合区^③的划分标准相结合,并综合考虑每个区域里医药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和医药制造上市公司的数量,本部分最终将我国医药制造上市公司按6大区域进行划分,具体分析每个区域公司的实际税负情况以及区域间的实际税负差异。这6大区域分别是北部沿海,包括京、津、冀、鲁;东部沿海,包括苏、浙、沪;南部沿海,包括闽、粤、琼;中部地区,包括湘、鄂、赣、皖、豫、晋、陕;西部地区,包括滇、黔、川、渝、桂、甘、宁、青、藏、新、内蒙古;东北地区,包括辽、吉、黑^[14]。

从6大区域医药制造上市公司的ETR统计概况(表2左)可以看出,ETR平均值基本分成“两大阵营”,“第一大阵营”由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北部沿海所组成,其ETR平均值均高于39%;而“第二大阵营”由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西部地区所组成,其ETR平均值均低于33%。具体来看,东北地区的医药制造上市公司的ETR平均值最高,为42.58%,中部地区紧随其后,ETR平均值也高达42.16%,而西部地区的ETR平均值最低,为31.36%,东部沿海的ETR平均值也比较低,比西部地区仅高出0.27%。从极值和标准差的情况来看,“第一大阵营”的ETR最大值都在89%以上,而“第二大阵营”的ETR最大值均低于75%,且东部沿海和西部地区的ETR最大值仅约53%;“第一大阵营”的ETR标准差都较大,其中,东北地区高达21.69%,北部沿海也达到19.19%,而“第二大阵营”的ETR标准差都较小,其中,东部沿海仅为12.89%,西部地区仅为13.32%。由此推测,“第一大阵营”的ETR平均值较高,很可能是受到极值的影响。在145个统计样本中,ETR大于80%只有4个,其中ETR大于90%的2个,分别位于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另外2个位于北部沿海,此外,ETR小于7%的只有1个,位于西部地区且仅为0.96%。因此,为了能更准确地反映出不同区域的医药制造上市公司的平均实际税负水平,剔除以上5个极端值后,重新计算后可以发现,中部地区的ETR平均值最高,高达40.2%,而东北地区和北部沿海的ETR平均值均比剔除前的相应数值低将近5%,且其ETR标准差也都变小了;西部地区的ETR平均值由末位上升了2位,而东部沿海的ETR平均值降至最后一位(表2右)。

由图3可知,位于中部地区的医药制造上市公司的ETR分布在40%~50%区间的最多,有9家,该区域中ETR高于50%的医药制造上市公司有8家,说明在位于中部地区的医药制造上市公司中,有30%的

② 该规定出自《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药品经营企业销售生物制品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20号)

③ 八大综合区分别是:东北综合经济区、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大西北综合经济区。

公司 6 年负担的税费大于其净利润;位于东北地区的医药制造上市公司的 ETR 分布比较分散,在 10%~60%之间的每个区间内的公司数都相同,ETR 高于 50%的有 4 家;位于北部沿海的医药制造上市公司的 ETR 主要分布在 20%~50%之间,且分布在这 3 个区间的公司均为 6 家,而 ETR 高于 50%的有 4 家;从西部地区的 ETR 分布图来看,ETR 位于 20%~30%区间的医药制造上市公司最多,有 8 家,位于 30%~40%和 40%~50%这 2 个区间的公司均为 5 家,而 ETR 高于 50%的公司仅为 2 家,且都低于 60%;在位于南部沿海的医药制造上市公司中,有高达 11 家的公司的 ETR 分布在 20%~30%区间,且 ETR 低于 30%的公司超过半数,与其他区域相比,南部沿海是唯一 ETR 低于 30%的公司占多数的区域,说明位于南部沿海的多数医药制造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较轻;在位于东部沿海的医药制造上市公司中,ETR 低于 20%的公司就有 6 家,比例高于其他区域,ETR 高于 50%的公司仅 2 家,且都位于 50%~60%区间,无一家的 ETR 高于 60%,说明位于东部沿海的医药制造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普遍较轻,且税负差异较小(图 3)。

表 2 6 大区域医药制造上市公司 ETR 统计概况

剔除 5 个极端值前						剔除 5 个极端值后					
	公司数	平均 值/%	最大 值/%	最小 值/%	标准 差/%		公司数	平均 值/%	最大 值/%	最小 值/%	标准 差/%
东北地区	12	42.58	93.36	12.78	21.69	中部地区	26	40.20	69.26	8.20	14.29
中部地区	27	42.16	93.16	8.20	17.32	东北地区	11	37.96	60.71	12.78	15.36
北部沿海	25	39.23	89.92	17.34	19.19	北部沿海	23	34.88	66.35	17.34	12.40
南部沿海	26	32.64	74.16	7.55	16.00	西部地区	22	32.75	53.17	7.24	11.82
东部沿海	32	31.63	53.41	10.25	12.89	南部沿海	26	32.64	74.16	7.55	16.00
西部地区	23	31.36	53.17	0.96	13.32	东部沿海	32	31.63	53.41	10.25	12.89
全国	145	35.95	93.36	0.96	16.76	全国	140	34.62	74.16	7.24	13.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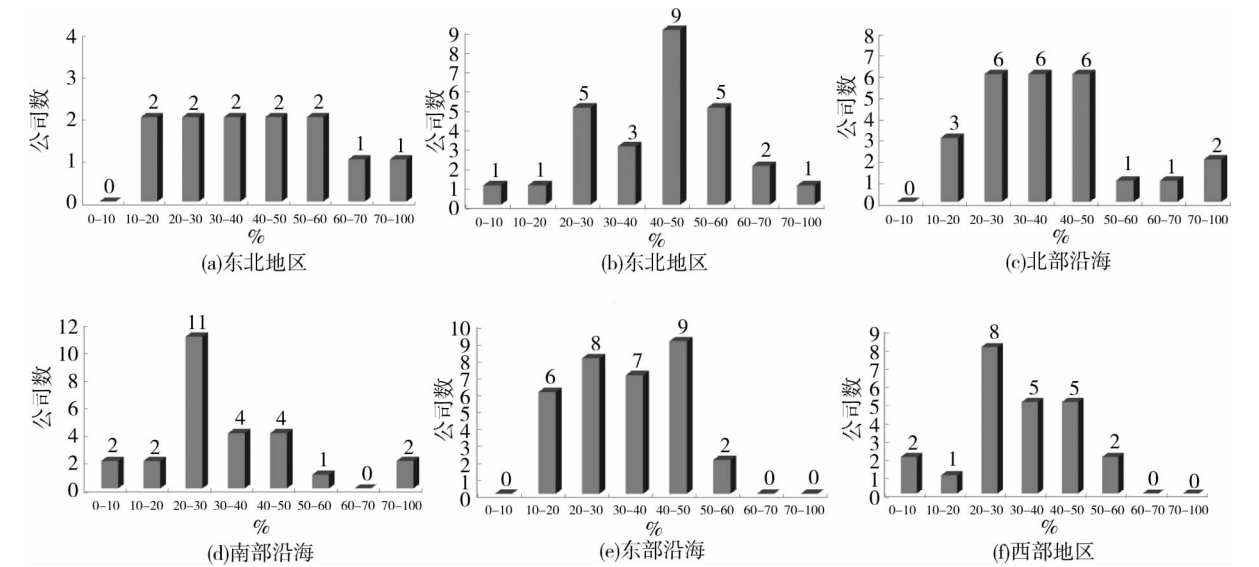


图 3 6 大区域医药制造上市公司 ETR 区间分布图

从上述分析得出,剔除 ETR 高于 80%的 4 家公司和 ETR 低于 1%的 1 家公司之后,重新计算得到的 ETR 平均值中,位于中部地区的最高,位于东部沿海的最低;从各区域的 ETR 分布图来看,位于中部地区的大多数医药制造上市公司的 ETR 都高于 40%;而位于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的大多数医药制造上市公司的 ETR 都低于 40%.由此可推测,不同区域间的医药制造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差异可能与该区域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等经济政策有关。

东部沿海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长三角经济区,是全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经济中心,最早享受改革开放的政策优惠,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云集于此.如苏州工业园区、上海浦

东新区等均享有专项税收优惠政策^[15].这些优惠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东部沿海的劳动供给、资本形成和技术进步,由此形成的区域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位于该区域的医药制造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

南部沿海区域的26个医药制造上市公司中,除了4个公司位于海南省或福建省外,其余22个公司都位于广东省.广东省是我国第一经济大省,也是我国医药制造业强省,而位于广东省内的珠三角经济区也是全国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经济中心之一,是世界知名的加工制造基地,这里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惠及大量企业,当然包括其中的医药制造上市公司,因此使得该区域的医药制造上市公司实际税负普遍较轻.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自2000年“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我国为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给予了西部不少扶持性政策,其中包括大量对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位于西部的医药制造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也相对较轻.

位于中部地区的医药制造上市公司的平均实际税负水平比其他区域高.从我国东、中、西3大板块的税收优惠政策来看,中部地区的优惠开始时间最晚,直到2004年国家才提出“中部崛起”战略,且力度不大,与东、西部相比,中部获得的税收优惠最少,由此导致了设在我国中部地区的医药制造上市公司由于享受不到和东、西部地区同等的税收优惠,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如东部地区的情况下,实际税负却比东部地区高得多^[16].

3.4 实际税负的变化趋势

由于我国从1998年才开始要求披露现金流量表,我国上市公司基本在1998年开始才会公开现金流量数据.为了反映较长时间段的税负变化,更准确地预测税负变化趋势,本文选取了1998~2014年每年均有净利润和现金流量数据的医药制造上市公司44家,在计算每家公司从1998~2003年开始的移动ETR之后,最终选出得出的12个ETR(第一个数据是1998~2003年的ETR,第二个数据是1999~2004年的ETR,以此类推,最后一个数据是2009~2014年的ETR)均位于0到1之间的20家公司作为分析样本.

图4为20家医药制造上市公司1998~2014年ETR变化趋势.图4中,“平均值(全)”是指全部20家医药制造上市公司的ETR平均值,“平均值(-6)”是指剔除了东北制药、通化东宝、山大华特、华神集团、复星医药和吉林敖东6家偏离总体走势最大的公司之后,根据其余14家公司数据计算得到的ETR平均值.从图4可以看出,“平均值(全)”和“平均值(-6)”的走势基本一致,可见剔除了异常值之后,统计期间的医药制造上市公司的ETR平均值从2010年开始降幅收窄,并于2013年开始有所回升.具体来看,在2010年或2011年之前ETR走势基本向下,之后反转上升的有8家公司,分别是哈药股份、人民同泰、东北制药、通化东宝、吉林敖东、人福医药、丽珠集团和复星医药,其中的前五家公司均位于东北地区,且哈药股份和人民同泰走势十分接近,而东北制药、通化东宝和吉林敖东虽ETR变化幅度较大,但其在2007年之后的ETR走势形态差别不大;人福医药位于中部地区,在统计期间ETR走势较为平稳;丽珠集团和复星医药位于东南沿海,前者在2007年之前ETR下降幅度较大,之后趋于平稳,后者虽波动幅度较大,但其走势也大体接近总体走势.图中ETR在2010年或2011年之前下降速度较快而后明显减慢并趋于平缓的有3家公司,分别是江中药业、东阿阿胶和华润双鹤,其中,江中药业位于中部地区,东阿阿胶和华润双鹤位于北部沿海.以上11家公司基本都是以2010年或2011年作为转折点,在这之前的ETR为下降走势,而在这之后的走势或变平缓或反转上升.

统计期间的ETR变化趋势基本向上的有:太龙药业、新华制药、同仁堂、天坛生物,其中太龙药业位于我国中部,统计期间的ETR变化有两个转折点,2007年作为第一轮上升的顶点,而后稍降,2009年作为另一个转折点,之后一直上升;而其余3个均位于北部沿海,新华制药的ETR在2008年突增,一改之前平稳的趋势,之后逐渐降回到2008年以前的ETR水平,从2011年又开始逐步上升.

统计期间的ETR以2008年或2009年为转折点,先上升而后反转向下的只有华神集团、山大华特和华润万东,其中,华神集团和山大华特脱离总体走势,不具有代表性,而华润万东在统计期间的ETR变化不大,趋于平稳.统计期间的ETR变化趋势基本向下的只有云南白药和普洛药业,其中云南白药稳中有降,而普洛药业波动幅度较大,2008年反降为升,经历四个期间的ETR上升后,于2011年达到拐点,之后开始下降,普洛药业与总体走势偏离明显,可能源于公司内部因素.所以,在2010年以后,ETR仍在下降且

降速没有放缓的只有华神集团、山大华特、华润万东、云南白药和普洛药业 5 家公司,其中华神集团、山大华特和普洛药业在统计期间的 ETR 波动异常,可能源于公司自身原因,不具有反映行业 ETR 变化的代表性;而华润万东和云南白药在统计期间的 ETR 走势平稳,说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给这两家公司的实际税负带来的影响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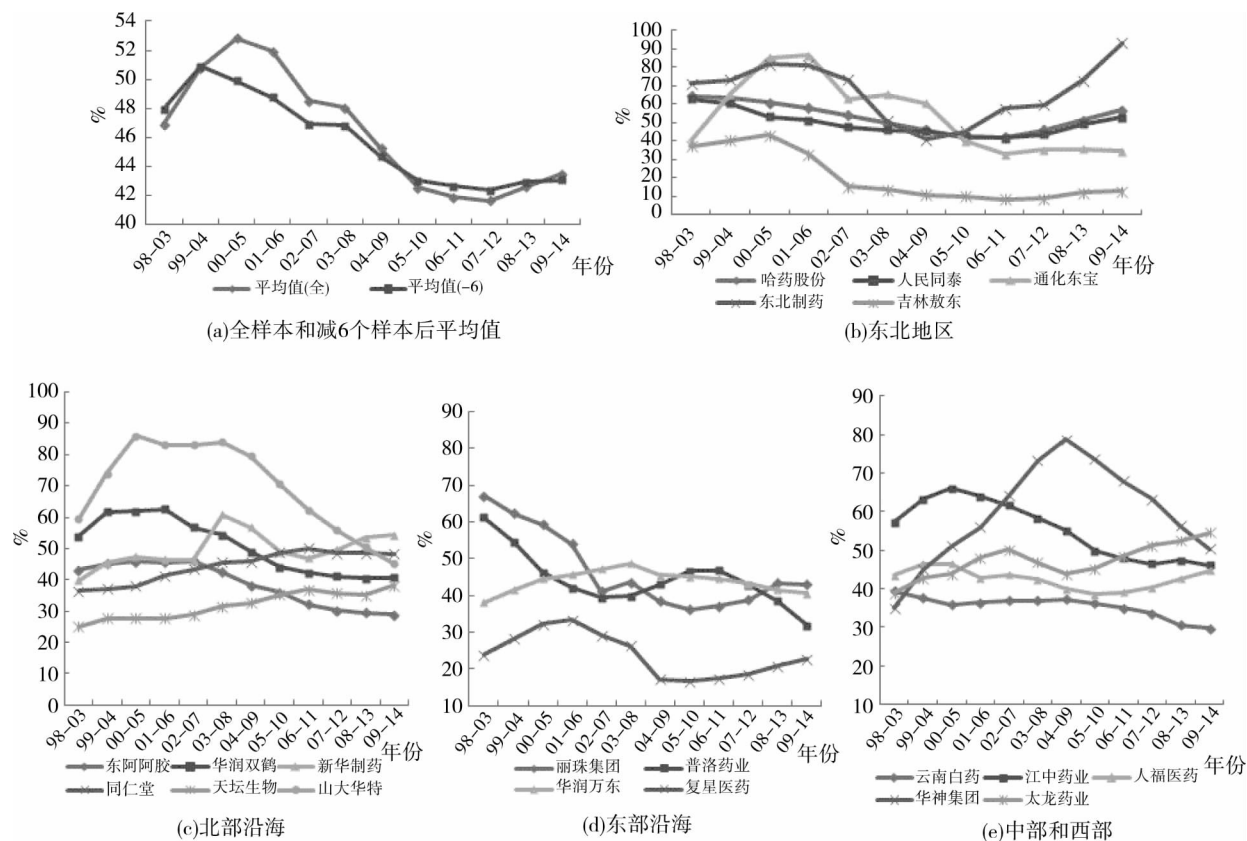


图4 20家医药制造上市公司1998~2014年ETR变化趋势

综上所述,在统计的20家公司中,有12家公司在2010年左右之后的ETR在逐年升高,有3家公司在2010年前后ETR降幅收窄并趋于平缓,说明这3家公司的ETR下降速度明显减慢,只有5家公司在2010年左右之后的ETR仍按原来的速度下降。从2008~2010年,这20家医药制造上市公司的ETR平均值下降较快,说明从该时期开始实施的两税合并、增值税抵扣制度改革等税制改革对ETR的下降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从2011年开始,这20家医药制造上市公司的ETR平均值降幅收窄并逐渐开始回升,可能与“十二五”时期,受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市场价格波动、生产成本增加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我国医药制造业的总体利润率有所下降有关。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1) 从细分行业来看,中药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水平最高,而医疗器械制造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水平最低。

2) 从不同区域来看,位于我国中部地区的医药制造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水平最高,而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医药制造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水平最低。

3) 从实际税负变化趋势来看,我国医药制造上市公司的总体实际税负水平近几年降幅收窄并有上升趋势。

4.2 政策建议

1) 适当降低药品的增值税税率。根据我国现行的《增值税暂行条例》,除避孕药、国产抗艾滋病药免征

增值税外,其余药品统一适用17%的增值税基本税率。纵观发达国家的情况,日本对药品适用5%的消费税(类似于我国的增值税)税率,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对药品实行零税率优惠政策,美国的大部分州对于药品免征消费税(类似于我国的增值税)。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药品已经不再属于奢侈品,而是与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密切相关的生活必需品,应当由政府给予适当的支持。与上述发达国家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不同,我国目前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并重为双主体的税制结构,且流转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六成以上,在这种税制下,对所有药品免除增值税或实行零税率,并不现实也不可行。因此,本文建议将药品的增值税税率降至与国民基本生活需求密切相关的特殊商品相同的低税率;对于国家公布的基本药物目录所纳入的药物,建议给予比普通药物更优惠的税收政策,比如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实行零税率等优惠。另外,对于中药企业来说,采用与农产品相同的低税率可以消除由于收购农产品而产生的税率差,有助于改变中药企业税负偏重的局面,促进中药行业与其他相关行业之间的公平竞争。

2) 制定振兴中药行业的财税政策。与其他医药制造细分行业相比,中药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水平最高,而税负过高,不利于中药行业的健康发展。“十三五”规划和《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均明确指出,要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可持续发展,推进中药保护和发展,可见中药行业的战略地位有了显著提升。近年来,由于物价指数持续走高,中药制造企业采购的中药材价格涨幅很大,极大提高了中药制造企业的生产成本。然而,根据物价部门的定价,中药产品的价格在近10年却基本没有上调,甚至一些产品还多次被下调价格。目前,很多中药企业的利润正在逐年下滑,甚至有不少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为了推动中药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制定并实施振兴中药行业的财税政策。一方面,可以给予中药行业更多的税收优惠,以降低行业税负。除了将药品的增值税税率降至13%的低税率外,还可以采取适当的税费减免优惠,比如减免企业所得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另外,还可以对于一些特殊项目实施纳税扣除优惠,比如为了鼓励创新,对研发费用采用加计扣除的方式,再比如为了鼓励环保,对于使用人工改良药材替代天然动物药材用于生产中药所发生的相应费用予以加计扣除等。另一方面,可以给予中药企业适当的财政补贴。由于中药生产属于农产品加工范畴,可以按照国家惠农的相关政策给予企业相应补贴,比如对于引进先进技术和环保设备用于生产中药所发生的贷款给予财政贴息,鼓励企业使用先进技术和环保设备,再如对于开展中药材种植基地建设的资金贷款给予财政贴息,鼓励企业建设中药材种植基地,从源头上保证中药质量等。

参考文献:

- [1] Fullerton D. Which effective tax rate? [J]. *National Tax Journal*, 1984, 37(3):23-42.
- [2] 王昉.中国上市公司所得税税收负担问题研究[J]. *经济研究*, 1999(5):51-56.
- [3] 胥佚萱.企业不同税收负担计量指标的评价与未来研究方向刍议[J]. *现代财经*, 2010(9):87-93.
- [4] 王延明.上市公司所得税负担研究——来自规模、地区和行业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03(1):115-122.
- [5] 陈娟.我国上市公司所得税负担的实证分析——基于1999-2009年的面板数据[J]. *商业时代*, 2011(31):59-61.
- [6] 刘行,叶康涛.金融发展、产权与企业税负[J]. *管理世界*, 2014(3):41-52.
- [7] Dyreng S, Hanlon M, Maydew E L. Long-ru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8, 83(1):61-82.
- [8] Hanlon M, Slemrod J. What does tax aggressiveness signal? Evidence from stock price reactions to news about tax shelter involvement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9, 93(1/2):126-141.
- [9] 吴祖光,万迪昉.企业税收负担计量和影响因素研究述评[J]. *经济评论*, 2012(6):149-156.
- [10] 刘骏,刘峰.财政集权、政府控制与企业税负——来自中国的证据[J]. *会计研究*, 2014(1):21-27+94.
- [11] 尤象都.关于合理税收负担的基本分析[J]. *税务研究*, 1997(7):4-8.
- [12] 卢洪友,李洁.商品税税负归宿局部均衡实证分析[J]. *财贸研究*, 2005(4):67-73.
- [13] 毛利平.我国增值税税负转嫁与归宿研究[D]. 杭州:浙江财经大学, 2014.
- [14] 张子珍.中国经济区域划分演变及评价[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 2010(2):89-92.
- [15] 俞杰,祁毓.我国地区间宏观税负差异的比较与分析[J]. *财政监督*, 2010(17):73-75.
- [16] 林颖.税负差异对地区资本流入的影响[J]. *税务研究*, 2010(6):24-27.